

一位**政界新星**面对**严峻**的经济形势
面对**复杂**的官场风云
经历着一种**沧桑多变**的
政治生活和**私人生活**
充满**理想主义**激情

官员生活

一部现实主义色彩鲜明的官场政治小说

关仁山 著

作家出版社

官员生活

一部现实主义色彩鲜明的官场政治小说

关仁山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官员生活/关仁山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 9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19 - 5

I. 官… II. 关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1302 号

官员生活

作 者: 关仁山

责任编辑: 应 红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00 千

印张: 2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 - 20000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19 - 5

定价: 3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1

女环保局长丁爱玲跳楼自杀了！这就是信号，这就是风暴，这就是地震，这就是灾难性的连锁反应。一篇揭露梧桐市“节能减排”权钱交易的上告信，竟然牵涉到了环保局长的性命，瞬间改变了梧桐的政治格局。

吕展听到这个恐怖的消息之前，他正在跟梧桐市委书记温洪涛谈话。吕展是青平市委书记，他是来梧桐考察的。他记得很清楚，早晨八点钟，他与中央党校徐越主任来到温洪涛书记办公室，温书记还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：“欢迎你们过来考察凤凰甸啊！”他望着吕展棱角分明的脸庞和充满智慧的眼睛。

“谢谢温书记，给您添麻烦了！”吕展急忙说了一些感激的话。平心而论，他是由衷敬重老书记的。虽说没有过深的交往，但还是熟悉的。温洪涛书记微笑着，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凤凰甸。

这个时候，周三原市长进来了。省报严厉批评了梧桐市“节能减排”迟缓的文章，特别点了女环保局长丁爱玲的名。很显然，周市长是看了省报才急切地找温书记来的。温书记把吕展他们介绍给周三原市长。周三原高个头，皮肤黝黑，略显瘦削，整体显得朴实憨厚，但两只眼睛很亮很亮。他跟吕展寒暄之后，急忙转脸望着温洪涛说：“温书记，报纸上章非的文章您看了吧？这个讨厌的章非是谁啊？”温书记脸色严峻起来：“不要埋怨记者，环境保护，媒体监督很重要，让各区县、各大企业，包括民营企业，都看看这篇文章，借这篇文章把我们的治污减排工作好好促一促！”

周三原市长皱着眉头说：“温书记，文章我也刚看了，内容严重失实！”温书记神情疲惫，但没有多少沮丧的样子。他喝了一口茶，他站起来的时候，手中还攥着这张报纸，缓缓走到那张刚刚贴在墙壁上的地图前。他用手指了指地图说：“记者把我们的荷花湖地区污染与海湾凤凰甸联系起来了啊，这个记者下笔够狠的！”周三原很不高兴，拉下脸来说：“这是无理取闹嘛！”温洪涛书记直言不讳地说：“周市长，我看你脑子是生锈了，一点敏感都没有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周三原愣住了。

吕展暗暗吃了一惊。对温书记的脾气，他早有耳闻。梧桐基层摔打出来的钢铁干部，批评起人来非常严厉。眼下对于梧桐市，凤凰甸可是个天大的宝贝，它不仅是全国的科学发展示范区，还是国家的循环经济示范区。全国和全省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凤凰甸了。他到这里来，渴求的是崭新的观念，聆听横空的闪电和滚滚雷鸣。

温洪涛书记意识到，当着吕展的面，这样数落周三原市长有点过分。他望着吕展歉意地说：“吕书记，对不起了，我和三原搭班子说话不见外，向来是直来直去的。”

“没什么，谁不知道您在梧桐是一言九鼎啊！”吕展礼貌地点着头。

温洪涛书记看了看表，此时差一刻钟九点。周三原没有说话，脑子里猛地打了个闪，心里越来越沉重。他在想，温书记是不是埋怨他抓环保工作不得力呢？

这个时刻，温洪涛的电话响了。梧桐市公安局局长段兴安在电话里说，环保局丁爱玲局长跳楼自尽了！环保局门卫反映，丁爱玲局长昨天夜里一直在办公室，灯整整亮了一宿。早晨七点钟才从环保局大楼七层跳下来的。门卫发现她的时候，人血肉模糊，已经断气了。公安刑侦部门到现场勘查，没有他杀嫌疑，确定是自杀身亡。

温洪涛像是遭了五雷轰顶，愣愣地惊呆了，泪水长流，差点昏了过去，这个打击太沉重了，一时缓不过神来，想不出究竟该怎么办？周三原市长也同时懵住了。

吕展和徐越主任极为震惊。吕展感觉到喉咙发紧，痛，酸涩。

过了很久，温洪涛面露难色地望了吕展一眼。吕展急忙说：“您就忙吧，您派别人带我们上凤凰甸就行啦！”

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！失陪啦！”温洪涛书记转向周三原市长：“周市长，我来处理这里的事情，只好劳驾你陪同吕书记他们前往吧！”

周三原微笑着点点头。

吕展与温洪涛握手告别时，感觉老书记的手很凉。

但吕展没有想到，他们分手的一个小时之后，温书记与省委陈明先书记通过电话之后，复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，没有想到这一病，这个政治强人从此告别了梧桐政治舞台，更没有想到的是会改变自己的政治生涯。如果这天温书记陪同他们上岛，他还会犯病吗？生活没有如果。这就是命运，没有谁比命运跑得更远。吕展想起来心里就禁不住有些遗憾和伤感。伤感之后，他心中还有一个不解的谜团，女环保局长为何自尽呢？

2

周三原内心是恐惧的，同时也是疑惑的。他的眼前总是闪现着丁爱玲的影子。

丁爱玲今年四十七岁，当过沧县女县长。她到市环保局长的位子上已有三年了。在大家的印象里，她性格开朗，倔强，上进心强，有工作魄力。家庭幸福，丈夫石新生在审计局当办公室主任，女儿在澳大利亚留学。她为什么跳楼自杀？难道是这篇曝光“节能减排”的文章给她整崩溃了？不会的，凭她多年的从政经验，不会这么脆弱的，再说了，她到环保局后没少挨批评。难道她患了抑郁症吗？听说患抑郁症的人会疯跑，傻哭，撞墙，跳楼，割腕，或吃药，朝自己开枪，自杀手段多样。可是，周三原没有听说丁爱玲有这样的精神疾病。难道另有隐情吗？

丁爱玲的死会不会与二叔周家富有关呢？如果与周家富有关，那么自己就无法逃避责任。对于丁爱玲的工作方法，周三原是否定的。他几次批评她没有全局观念，只有蓝天绿水，没有经济头脑。周家富的天龙集团过去是属于周庄的乡镇企业，企业股份制改革，周家富辞去村支书的职务，把这些企业整合成天龙集团。天龙集团的焦化厂和轧钢厂都上了国家环保局的黑名单。由于周家富长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，说服了温洪涛书记。本来是规划荷花湖彻底搬迁。可是，周铁嘴顶着，温书记的态度暧昧，让环保局丁爱玲局长很是为难，丁爱玲与周家富发生了几次争吵。温洪涛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荷花湖地区企业治污就由钢铁行动改为温柔行动，上马治污设备。章非的一篇文章，在天南省引发了不小的震动。让温洪涛极为难堪，也让周三原有点措手不及。即使到这个时候，也没有把事情想得这么严重，周三原市长甚至想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，来澄清事实。

昨天上午，看完省报之后，周三原跟丁爱玲通了一个电话，把这个想法说给丁爱玲，丁爱玲却说：“澄清什么事实？难道我们没有污染问题？这叫越描越黑！”丁爱玲的意思是，市委赶紧召开常委会，专门研究一下荷花湖排污治理问题！不，是整个梧桐市的环境治理问题！节能减排问题！周三原听出丁爱玲的态度，她不仅没有被媒体击垮，反而支持这篇报道。说明她对于治理梧桐的污染没有丧失信心。那么，又是什么事情让她寻了短见？

对于天龙集团的污染问题，周三原市长本意是想解决的，他想让温书记来做周家富的工作。温书记已经五十九岁了，有可靠消息传来，温书记退位后会

竭力推举周三原接班的。这个时候不能让温书记失望。周三原找到了温洪涛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：“温书记，我们市委和政府对科学发展认识是深刻的，节能减排也是有力度的。只是，现在中层干部和有关企业，认识不上去，执行起来就慢慢吞吞。我也非常有压力呀！”

“我知道，干部担心影响财政收入，企业害怕不赚钱！”温洪涛分析说。

周三原胸口冒起一股无名火，振振有词地说：“有这方面原因，但也不完全是。我们就是不服气，好像一搞节能减排，梧桐是重镇，好像我们做了贼似的，过去，您带领我们上规模上水平，搞活了我们的钢铁，我们的改革成果怎么不去说啦？全省十个地市，我们梧桐上交省财政占全省四分之一，怎么不去说啦？我们向国家上缴的巨额税收，怎么不去说啦？难道改革家倒成了罪人啦？就说那个叫章非的臭记者吧，竟然把矛头指向了您！这不公平嘛！”温洪涛书记听不下去了，把手上的茶杯往桌上一墩，黑着脸说：“我算是刚明白了，是你们对我温洪涛的尊重影响了节能减排啊！你们是抬我还是害我啊？我劝你们以后少说，别以为我听了这话就高兴，说真的，我很不高兴！工作上不去，我们要从自身多找原因。发展的目的是啥？还不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？现在吃、穿、住、行解决了，还要有好身体，有个好环境！”他激动地闭了一下眼睛，轻轻摇了摇头。

这话意味深长，让周三原暗自吃了一惊。他虽说没有认识到这个高度，但对温洪涛书记更加敬佩了。要想平息新闻的负面影响，周三原想到应该找个“替罪羊”了。这个人就是环保局丁爱玲局长。周三原试探地说：“要不不让丁爱玲换个地方吧。媒体煽动了老百姓的情绪，我们最后怕是难以收场啊！”温洪涛想了想，说出了个秘密：“半个月之前，丁局长向我提出调动的要求，我没有答应她。要知道，梧桐是钢铁煤炭大市，第一产业带给我们的污染，高耗能，也在困扰着我们，上级不满意，老百姓更不满意！梧桐的环保局长不好当啊！省环保厅已经几次通报批评我们了，丁爱玲自尊心很强，想辞职不干了！”周三原很吃惊，她可从没有对他提出辞职。难道是不信任自己吗？还是周家富的因素？温洪涛说：“我见过省环保厅徐厅长，他讲了很多丁爱玲的优点。如果我们把责任都推到丁局长身上，这不公平嘛！徐厅长说环保局长是个很尴尬的角色，仅仅是治理污染，这不全面，工作重点是调整各种利益关系，第一是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，第二是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。谁调整好了，就是好局长！”周三原沉着脸说：“她调整好了吗？我看她没有调整好，调整好了，不会有媒体曝光，不会有那么多企业家有意见！”温洪涛闭上眼睛没有说话。姜是老的辣，多亏温洪涛坚持，没有给丁爱玲免职，如果给丁爱玲免职，她的自杀就是市委市政府的罪过了。这个丁爱玲啊，怎么走上一条不归路呢？周三原感觉丁爱玲之死没有那么简单，这里一定还有不为人知的隐

情。难道是丁爱玲堕落了，被人抓住了把柄？如今的官员，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下子就出溜下去了。

这样想着，他们乘坐的九辆丰田面包车缓缓驶入了凤凰甸。

大潮汹涌，风从海上吹来，带来许多喧闹声。但是，大海的喧闹声很快就被凤凰甸工地的沸腾场面盖住了。阳光出奇地耀眼，吕展眯着眼睛看见，一辆辆装载货物的卡车从身边闪过，北钢的工地上蔚然壮观。人与吊车混杂一起。钢筋与水泥的碰撞声此起彼伏，半截子转炉已经显形了。吕展感觉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地了，连风吹来都有股子霸气。他在张家口坝上草原长大，大海对于吕展是陌生的，从小他就向往辽阔的大海。北方海与他们的坝上草原一样，粗犷、野性，风是烈的，有一种惊涛拍岸的感觉，猛地让人有了激情，吕展感觉凭借炸开的每朵浪花的启示，在无意间接近了大海的精髓，让他领略了一下惊心动魄的感觉。吕展忽然有了激动，就像命运的交响，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，反复叩问着一个新世纪的思考：这里将会是什么样子？人类所有的最新智慧和成果，都将搬到这个海岛上来试验，这将是人类新的“伊甸园”啊！正是这一份心情，才使吕展对他迎头撞见的海岛发生了极大的兴趣。

周三原很有兴致地介绍说：“凤凰甸最大的优势，面对大海有深槽，背靠大陆有浅滩。这港深和腹地条件，是我们的法宝。整个工业区420平方公里，立足国内和海外两个资源市场，定位于我国北方国际性铁矿石、煤炭、原油、天然气等能源材料集疏大港，建设世界级精品钢基地，建成能源储备和调控中心、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和科学发展示范区。两个矿石码头已经通航了，我们到那里看看，然后再看一看吹填工地！”

吕展跟随着众人走，路过一座古老的灯塔，都停住了脚步。

谁知道凤凰甸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？岛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介绍：唐太宗李世民有一爱妃叫凤凰，能歌善舞，深得宠幸。后来，随军跨海征东。得胜还朝时，凤妃难经军旅之苦，病殁于此。李世民痛失爱妃，便下旨在岛上建起三层大殿，赐名凤妃殿。凤妃后来化作海神娘娘，保佑出海的人免受风浪吞噬。凤凰甸因此而得名。

周三原市长接着说：“今天的凤凰甸其实是一个人造岛，是吹沙填海填出来的岛屿，我们过去看看吹沙造地，可美了。”

刚刚到了海边吹沙工地。周三原市长的手机响了。

周三原接听电话的脸色骤变，关了电话好半天才缓过神来。他急急走到吕展身边，悄声说：“吕书记，温书记出事啦！”

吕展已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：“出什么事啦？”

周三原叹息着说：“嗨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会是这样？他跟省委陈明先书记通完电话，就在办公室犯了心脏病，一直处在昏迷中，正在医院抢救。”

“我们赶快到医院看望他吧！”吕展说。

周三原想了想说：“不，我先回去，吕书记，你们继续参观吧！我让凤凰甸工业区的郑德凯主任陪你们讲解。”

说罢，周三原匆匆走了。

凤凰甸工业区管委会主任郑德凯口才比周市长要好，可是，吕展却也没有了参观的情绪，脑子里一片茫然。郑德凯介绍说：“凤凰甸原本还只是以灯塔为中心的一个小岛，而今通岛公路直接通到了灯塔下，而小岛也向着北端迅速扩张。岛上，大部分是吹沙造地后再经过重夯机砸出来的坚硬土地。每平方米能够承重25吨。半年以后，堪称世界之最的6500立方米高炉，将取代灯塔成为岛上标志性建筑。依托港口，立足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，充分发挥腹地的产业、技术和资源优势，一个以大港口、大钢铁、大化工、大电能‘四大主导产业’为核心的高水平、现代化的钢铁产业集群将在凤凰甸上崛起啊！”

吕展看到郑德凯的眼睛里闪动着热烈的光芒，心头颤动了一下，急忙把思维收回来。

吕展被郑德凯讲述的循环经济鼓舞着，引发了久违的诗情。他上大学的时候，正赶上新时期的文学热，还当过一阵文学社长，创作过一本诗集。他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首打油诗。朗诵出来，引起一阵笑声，一阵共鸣。

郑德凯不认识吕展，但他对他的才思很钦佩。

这个时候，吕展又想起了温洪涛。让吕展敬仰的是，温书记主持开发的梧桐市沿海的凤凰甸，吸引来北方最大的钢铁公司北钢到岛上落户。这个项目是上级没有批准的时候，温书记率领建设大军悄悄干起来的。难以想象，老书记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？

走到了吹填工地，望着高高飞扬的沙土，感觉海水从四周挤压过来。海水和沙子都搅起来，猛猛地砸着他的脸。他的眼睛突然失去所有光芒，变得十分沮丧。对于一切事物，他一眼就能看穿。而且少用超常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。今天他没有说话。温书记在这个时候犯了病，说明他的心情很沉重。是不是与丁爱玲之死有关？抑或是与那篇节能减排的报道有关？

他在心里默默地为温洪涛书记祈祷着：老书记，你可要挺住啊！挺住啊！

3

到了下午三点，温洪涛书记被抢救过来了。

表面看是一场虚惊。但是，传出来的事实却不是虚惊，温洪涛书记人虽然

被抢救过来，但是后续的变故让他痛苦不堪。丁爱玲的死，对他刺激太大了。丁爱玲是他一手扶持提拔的女干部，对她还有期待和想法。他百思不得其解，活泼开朗的丁爱玲怎么会走上不归路呢？难道仅仅是因为那个署名章非的报道文章？

温洪涛把这个突发事件报告给了省委陈明先书记。陈明先很震惊，让他们一定调查清楚，马上派省政法委程怀章书记赶到梧桐督促调查。调查结果，马上汇报省委。实际上，陈明先也看到了省报的批评文章，他有同感，对梧桐的“节能减排”进度很是不满。陈明先书记没有批评这位功勋卓著的老书记，但也没有拐弯抹角，很直接提出让他推荐接班人选，并提议他到人大当主任，因为梧桐市人大主任还空缺着。温洪涛没有接受，他有这个脾气，要退就彻底退下来。可是，在这非常时期怎么就病了？这个坎怎么就闯不过去呢？他是大男人，如今这男人的雄风呢？是不是真的老了？经不住风雨了？

在病床前，温洪涛缓缓抬起眼皮。周三原跟组织部长望着正在输液的温洪涛说：“温书记，如果因为丁爱玲的死，或是章非的狗屁文章让您提前离岗，我们联名找省委告状！这不公平嘛！”温洪涛脸色苍白，没好气地摆了摆手：“告啥告？天底下有哪个告状的得了好？还有一年多，我也就到站了。提前下来养养身体有啥不好？这样我还可以推举你们，这样我推举你们的力度就会大一点！”周三原辩解说：“凭您的贡献，就是到站了，也要上政协人大的，弄个副省级啊！这么下去，我有意见！”温洪涛瞪了眼：“别胡闹！”

周三原是温洪涛提拔起来的。他对老书记的感情很深。当年温洪涛在梧桐当老总，周三原是梧桐销售部经理。周三原很有人缘，但真正走近温洪涛还是周三原的二叔周家富的举荐。周家富那时已经是梧桐市有名的民营企业家的了。周家富的天龙集团与梧桐业务密切。温洪涛提拔周三原当了总公司党委副书记，后来温洪涛当了梧桐市常务副市长，就提拔周三原当了沧县县长。他是全市最年轻的县长。温洪涛当了市长，梧桐市与新疆石河子是对口帮扶单位，温市长让周三原去了石河子一个县当县委书记。两年锻炼回来，周三原就当了梧桐市委常委、副市长。温洪涛当了五年市委书记之后，才将周三原提拔到市长岗位。由于天龙集团的影响力，市里在相当的范围内有这样的传言，说是周三原的叔叔周家富花钱替侄子周三原买官。传言曾经让周三原很沮丧。

周三原觉得温书记推举他接班，是不用置疑的，现在他最关心省委陈明先书记和组织部门的反应。他小心斟酌用语问：“温书记，您推举我了，三原永远感谢您啊！可是，省委陈书记怎么看我的？”

温洪涛一脸的疲倦，喝了一口水说：“看来换我的岗，陈书记是下了决心的，但是由谁来接，看来还没有最后定。我当然推举了你。你年轻，懂经济，本来就是后备干部。陈书记对你工作还是肯定的，但他在接班问题上没有明确

表态。他说就这几天，会拿一个结果出来。为了保持局面的稳定，先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啦！”

周三原一怔，半天没作声。

“我感觉你接班是没什么问题的！”温洪涛咳嗽了一声说：“三原，我退位的原因除了年龄该到站以外，就是节能减排。丁爱玲一死，看来省委要动真格的了，即便影响一点GDP，也要大刀阔斧地干了！在这个特殊时期，你马上整出一个姿态来，不，动点真格的，让省委看出你的魄力！”

“放心吧，温书记！”周三原猛然发现，自己正置身于梧桐改革的风口浪尖上，打好节能减排这一仗，下一步梧桐的历史将由他周三原来书写了。但是，他也有一个不祥的预感，都知道他是温洪涛提拔的人，省委如果对梧桐的现状不满意，也不能排除动大手术的可能。这个信号让他受到了某种震动，神色显得不安起来。

“你说让我放心！我能放心得了吗？”温洪涛叹息着说：“你赶紧找你的二叔，他会帮助你的，知道吗？”

周三原撅着嘴说：“我才不找他呢。没有他地球就不转了，我自己的事情就不干了？温书记，这些年我凭啥腰杆不硬，还不就是瞎传他替我买官。您最清楚不过了，我这市长是买来的吗？”

温洪涛笑了：“你小子还有这个顾虑啊？你弄错我的本意了，我让你找周铁嘴，不是让他替你活动。而是让他在工作上给你开绿灯，他们天龙在荷花湖的焦化厂和轧钢厂就是最大的钉子户。章非的文章没少指责这个污染企业！”

周三原点点头：“好，我找找二叔！”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温洪涛望着周三原的背影，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。这个追随他多年的周三原这次接班恐怕有难度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可是这个才人是谁呢？平心而论，他是希望周三原上来的。过去每次提拔周三原都很顺利，这与周三原的人缘有关，还与他自身努力分不开。如果周三原这次不上，外派到梧桐的干部会是谁呢？想过来，想过去，仍旧是一头雾水。电话响了，看望温洪涛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温洪涛让老伴肖红娟在外接待。这个时候，他非常不愿意见人。他对自己的病倒很懊丧。在与省委陈明先书记通话之后病倒，好像我温洪涛太在意这个官了。实际上，温洪涛是看得开的人，一路干到今天，也该歇息了，自然规律，该下就要下了，没有什么可悲伤的，而且还能拍着胸脯说，我老温还是问心无愧的！

周三原刚走，沧县县委书记孙继海就过来看望。

孙继海看上去是个白净斯文的中年人，白白胖胖的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，看上去像个科研所研究员，事实上他的确曾在县科协工作。由于研究出了

河口拖淤机械，一举解决了老河口淤塞的难题，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，孙继海被推上了科技的县长岗位，谁都没想到成了政府官员的孙继海还是知识分子的形象，却将以往那种优柔寡断、畏首畏尾的秉性一扫而光，表现出了少有的果敢与魄力，令人无不为之刮目，当时的温洪涛市长正在沧县搞社教，听说了孙继海的表现，主动提出要见见这个年轻干部。结果他很得温洪涛的赏识。第二年刚过，孙继海就进了政府办公厅，当了市政府副秘书长，实际上，明眼人都知道，他成了温洪涛的秘书。看见温洪涛的样子，孙继海心疼地说：“温书记，您好些吧？可能就是这段工作累的！出院后我接您到沧县海滨度假村休息一段时间？”

温洪涛苦笑了一下说：“继海啊，休息一段时间，不用了，彻底休息啦！”

孙继海愣了愣：“您别开玩笑，您怎么还得干个一两年啊。”

温洪涛说：“经过这一场病啊，我啥都想明白了，干到啥时候算好？人家来了新领导，比我干得好啊！”

孙继海担忧地说：“您休息了，谁管我们啊？”

温洪涛笑笑：“自然有人管你的。沧县可是我们梧桐的龙头啊，好好干吧！”

孙继海一笑，似乎还有话要问：“老书记，丁爱玲到底为的啥啊？”

温洪涛沉了脸：“省政法委程书记来督促调查了，段局长他们正在调查。现在下结论还有点过早。别打听这个了，好好管好你们沧县！”

孙继海点点头走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肖红娟轻轻走进来，说有个叫吕展的客人来看望他。温洪涛绷了很久的脸一下子绽开了：“哦，青平的吕展书记，快让他进来！”吕展提着一兜子东西进来了：“温书记，您可吓坏我啦。看见您这个状态，我就放心了。”温洪涛哈哈一笑：“嗨，人吃五谷杂粮，还能没病？到我这个岁数还一点病都没有，那不成老妖精啦？怎么样？参观凤凰甸你感觉怎么样啊？”吕展很真诚地说：“振奋，不，是震撼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我好久没有这么激动了。这个平台太好啦，太诱人了，我们看了都想马上投入战斗。”“哈哈哈，真不愧是年轻干部，就是有股子激情啊！”温洪涛说，“我老了，激情没有了，我马上就要卸任了。聊以自慰的是我们给后人创造了这个舞台。”吕展深感意外，急忙问：“卸任？您还不到年龄啊？”温洪涛长吁一口气：“没到，就差一年半，也就等于到了。再说，我这身体也该休养了。”

坐进奥迪汽车里，吕展隔着车窗望梧桐熙熙攘攘的大街，皱着眉头思索着没作声。快到宾馆门口了，汽车堵住了。这样的四车道已跟梧桐的经济很不匹配了。凤凰甸沸腾的工地，梧桐狭窄的车道，这是两个不搭界的信号，怎么在他涌动的思绪里蹦到了一起了呢？这个时刻，他确实动了别的心思，这个心思很特别。

吕展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很浓的忧患。他有一种浓烈的感觉，周三原有拉开架势接班的愿望。还有一层，周三原是梧桐人，这里有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，他能改革破题吗？梧桐，不仅是天南省的梧桐，还是国家的梧桐啊！

吕展不比周三原更懂梧桐的政治，没有他那些习惯性的经验，甚至不能很快恰如其分地适应环境。但是，这都不是重要的。论能力，他是有的，甚至是超常的。表面看来，吕展在仕途上是非常顺，但也有一言难尽的种种曲折，搞政治，条件和机遇常常比才能更重要，今天想来梧桐的想法，不是心血来潮，他应该勇敢地抓住这个机遇。今天的梧桐，对于他就是千载难逢的机遇。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负有重要使命的人，那么今天这种使命又以何种形式体现呢？

吕展的眼睛一亮，双手微微有些颤抖，仿佛明天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已经在眼前展开。刚才想都不敢想的事，现在都很具体地浮了上来。他忽然想承担点什么了。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，更是自己需要世界。他是个理想主义者，尽管理想主义时代结束了，但改革永远都需要理想主义者。他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到梧桐来吧，这样的城市正好是他施展理想的舞台啊！梧桐才是他应该去战斗的地方。

可是，这注定是他的一厢情愿。他内心不得不承认，这几个月来他在北京学习是多么孤单，这种孤单不是寂寞，而是内心蚀骨的寂寥。

4

女人最恨的是被男人欺骗，可女人又最容易被男人欺骗。最初，杨丹凤走进天龙集团的时候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。

尽管老板周家富做得天衣无缝，还是被敏感的杨丹凤察觉到了。女人的心就是一杆秤，斤斤两两都称得八九不离十。经济社会里，人都活成了阴谋，有绚丽的地方就一定有苍白。三年前，杨丹凤在纽约州立大学获取钢铁专业博士学位的时候，周铁嘴就在美国纽约找到了她。在异国他乡见到周叔叔，杨丹凤还是倍感亲切的。杨丹凤知道周家富的外号叫周铁嘴。周家富请她回国到老家梧桐市来创业。梧桐市发展到什么样子了，杨丹凤只是从互联网上看一看。周铁嘴的天龙公司需要转型，他聘请她到公司当副总，协助这个家族企业完成转型，并在香港上市。最初，她没有答应周家富的请求。周铁嘴并不灰心，三次赴美请杨丹凤加盟天龙集团。她记得周叔叔非常会说，他的铁嘴说得杨丹凤没有退路，应该说是周家富一个人用嘴把她硬拽进天龙集团的。

梧桐是评剧之乡，梧桐自古出两种人：一种人特能说，一种人特能唱。也许从小就听母亲唱评剧，杨丹凤从小练就一身硬本事：能说会唱。用最直白幽默的话语、最简明易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想法。听母亲说，周家富是母亲的戏迷，最爱听母亲唱评剧，他自己也能唱。周铁嘴发家后常常捐助梧桐评剧团排戏。提起她的母亲，杨丹凤很伤感地落泪了。母亲是个漂亮的女人，是梧桐评剧团的名角，可惜命短，四十五岁就病逝了。母亲下巴是尖的，红颜薄命就是说这样的下巴。

母亲是美的，杨丹凤也有类似母亲的尖下巴。她腰身细细的，富有曲线，又不失丰满柔韧，大眼睛黑亮亮的，有深度，有韵致。双颊带着自然的潮红，双唇鲜艳而饱满。说话声音很嫩，走路沉稳而有弹性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用顾盼生辉、端庄妩媚、万种风情等词汇来形容她都不为过。她的身上流淌着柔软的风情，处理问题却是果断、勇敢，竟然有一点男人的气势。

作为女人，是不应该低估对手的，而漂亮女人的弱点就在于，无限放大地看待自己，无限缩小地看待敌手。杨丹凤想，周家富是敌手吗？周家富在梧桐的口碑并不好，天龙集团会不会是她的一个陷阱？她要崩溃了，有一天她冒冒愣愣地问周铁嘴：“周董事长，我走你不让走，我要你，你宠着我。你到底想把我怎么样？”周铁嘴站了起来，沉着脸，目光炯炯地望着杨丹凤。顿时，杨丹凤不吭声了。社会上对她和周家富风言风语的时候，周家富依旧爱护她，欣赏她，培养她。

欺骗，周铁嘴欺骗你什么了？杨丹凤被弄得一头雾水，一次次否定自己的这种感觉。想不明白，就尽全力投入天龙集团的工作。天龙集团是以炼钢、轧钢、铁矿石、焦化等高耗能产业为主的企业，正好跟杨丹凤所学的精品钢铁专业一致，这也是周家富看重她的地方。先进管理和企业向高科技转型，她是有用武之地的。但是，在天龙集团怎样转型上，她与周家富是有冲突的。杨丹凤几次在董事会上提出率先抢占凤凰甸。周家富嘴上支持，实际上是一拖再拖，拖到温洪涛即将退位了，也没有个结果。还有，市委下达的节能减排指令，到周家富这里就卡壳了。实际上，天龙的两家企业上了国家环保局的黑名单。

天龙焦化厂搬迁到沧县大山深处，是杨丹凤提出来的，与丁爱玲局长的看法是一致的。各大企业都观望天龙集团的动作。表面看是节能减排，实际上是一个观念问题。这个小问题横在那里，天龙集团的转型等于是空话！

杨丹凤与丁爱玲有共同语言。丁爱玲看出问题的症结，天龙集团的焦化厂和轧钢厂不关闭，梧桐的节能减排就无法走下去。丁爱玲支持杨丹凤以“章非”的笔名发表那篇文章，丁爱玲想借此督促市委打开天龙的缺口。杨丹凤听丁爱玲说，为了推动环保工作，她曾经自己给省政府写举报信，举报自己主持的环保局不作为。省政府和省环保厅批示下来，市政府无奈，跟随着吆喝，就

会把工作向前推动一下。

杨丹凤等于替丁爱玲写文章，她的文章内容翔实。特别指出梧桐领导的活思想：“节能减排，谁先搞谁吃亏，谁搞得好吃大亏！”道理很简单，梧桐是钢铁大市，一年的钢产量是6000万吨，相当德国的钢产量。梧桐财政每三块钱，就有一块是钢铁创造的。但是，现在炼一吨钢要8吨水，废水回收成本非常昂贵，所以废水污染也极为严重。

这天中午，天龙集团的副总高天向杨丹凤报告了一个可怕的噩耗：丁爱玲跳楼自杀了！杨丹凤惊愕得几乎瘫倒在地，呜呜地哽咽了。杨丹凤第一感觉，这不是这篇曝光文章造成的，一定是另有隐情，一定是什么人和事威胁到她了！

高天还说，就因这篇文章，温洪涛书记要退位了！

杨丹凤长长出了一口气。她知道，这是周家富所期待的。因为他觉得周三原机会来了！

杨丹凤似乎看到了一点曙光，因为她还不清楚由谁来接任梧桐市委书记。如果真是周三原接了，这篇文章算是白写了！说不定查到她身上还会来个打击报复。形势说严峻就严峻起来了。杨丹凤是不关心政治的，可是，自从到梧桐管理天龙集团以来，她越来越关心政治了。国民党前任主席连战在北大演讲时说：“两岸合作，赚世界的钱，有什么不对？”这句话引起了杨丹凤的共鸣。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几乎对今天的经济管理也暗含了某种启示：当今时代，思考问题必须站在全球的视角上，因为世界是平的！梧桐的经济已经属于世界了。梧桐钢铁价格波动，直接引发世界钢价的起伏。这是梧桐人的骄傲。但是，梧桐的现状实在让杨丹凤担忧，梧桐过去一钢独大，产量惊人，可是效益呢？再也不能以数量论英雄了！

高天等待杨丹凤心情平静下来。他是有耐心的。

天龙集团的转型已经到了关口，走不动了，再走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为了帮助企业转型，周家富向梧桐钢铁公司借调了副总高天。高天到来后也看到这一步了，改革的实际阻力还在周家富身上。本来杨丹凤要走了，可是高天的到来让她激动了一阵子。高天是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，钢铁专业，是梧桐大工匠高德友的儿子。他身材魁梧健壮，细长的眼睛，浓重的眉毛，脸上活力四溢。杨丹凤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脑子里马上想到了电影演员濮存昕。

如果没有触及到自己，谁的潜意识里都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味道。高天得知丁爱玲自杀的消息，也是震惊，想到她是杨丹凤的好朋友，又有点难过了。想到章非的文章，他还有点疑惑：“丹凤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这个叫章非的记者这么了解我们天龙，他是不是采访过董事长？”

杨丹凤怕他把事情暴露给周家富，淡淡一笑：“我看不可能，这么个写法，

董事长还不把这个记者给骂出去？”

高天有些兴奋地说：“我看这个章非挺有眼力的，抨击得恰到好处。我看着挺过瘾。这回梧桐要出大事啦！”

“是啊，我没想到，丁局长会这样！”杨丹凤伤感地说。

高天淡淡地说：“还有，要换书记了，省里要换了温书记！”

杨丹凤心想，温书记退位，是她意料之中的事情，但是，谁会接任温洪涛呢？

杨丹凤回到别墅，走进家里往沙发上一坐，有头疼的感觉。独自坐着，那孤独就像水一样漫漫上来。她打开电视，无意间调到了梧桐电视台，忽然眼睛一亮，看见吕展站在凤凰甸的海滩上，正在接受记者采访。

此刻，她就被吕展的热情讲话吸引了。她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，曾经分配在省委办公厅“天南在线”政府网工作，当时，吕展已经从县委书记的岗位提拔上来，在省委办公厅当副秘书长，她与吕展是同事，还是谈得来的好朋友。杨丹凤出国留学的时候，吕展还组织办公厅同事欢送她。看着电视画面，吕展更显年轻了，这个家伙讲话还是那么富有鼓动性，说得人们群情激昂。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你个吕展啊，你到梧桐了，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啊？是不是做了大官不认人啦？”

第二章

5

夜深了，窗外在落雨。吕展独自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公寓落地窗前，望着窗外明明暗暗的景色沉思着。京城的玉兰花缤纷朵朵，在霓虹灯影里闪闪烁烁。如同白昼的繁华街道上，依旧车水马龙，繁华无比，吕展却是孤独的，正在忐忑不安的时候，接到了省委组织部李全胜部长打来的电话，让他后天上午九点整到省委组织部报到，透露给他一个惊人消息，省委陈明先书记要跟他谈话，省委准备让他接任梧桐市委书记。

吕展激动得脸都红了。怎么会是这样？省委跟他怎么想到一块去了？他先给住在省城的妻子苏丽娟打了个电话，告诉她明天下午回家。听话音，电话那头的苏丽娟显得很疲惫，她并没有怎么高兴，只是声调低缓地问他：“回来有

事啊？”吕展没有说自己可能要接任梧桐市委书记，毕竟还没正式谈话，他就说：“我想你啦！”苏丽娟咯咯地笑了，骂道：“你们当官的只想出政绩，才不想我呢！”吕展被说愣了。对于四十四岁的吕展来说，他知道妻子埋怨声里包含着怎样的期待，他平淡地说了句：“明天下午在家等我吧。”就放下了话筒，思绪就立刻远离了妻子。

他也曾预料，自己近来还会接受一次关键性的任命，但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，去参观凤凰甸之前，他没有一点心理准备。以往，哪个干部要升迁或调动都要先传播一阵小道消息，让当事人心里坐卧不安些日子，才揭盖子证实消息的准确与否，这已成了官场上的一个不正常的规律，这次轮到他竟然是这样的突然，有意思啊！

窗外，秋雨没完没了地下着，敲打着玻璃，撩拨得吕展的思绪沸腾，这一夜，他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

第二天上午，吕展跟中央党校的领导请了假，就匆忙上车了。雨就又下了起来，淅淅沥沥的，透过蒙蒙雨雾，看着渐行渐远的北京城，想想即将开始的新的工作，吕展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激动。像在凤凰甸一样，他又想作诗了，诗是人的生命内部射出的光芒。奥迪轿车驶进了省城青平市，他心中的诗还没能成句，只是感觉还在。这让他想起贝多芬的一句名言：“伟大的诗，是国家最珍贵的宝石。”看着那亲切的街道和行人，他的周身觉得有了不少的暖意。汽车驶入桥东区，吕展才注意到，省城也在飘洒着秋雨，不过太细小了，像是一把偌大的喷雾器在喷洒。

吕展就直奔家里去了。迈上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楼梯，吕展急于想见到苏丽娟，工作变动不是小事，他急于要告诉苏丽娟。吕展与苏丽娟是大学同学，他比她大一岁。在大学校园里，吕展和苏丽娟都是文艺队的。一天，他们到乡下慰问演出，由于两人在庄稼地里散步，没有赶上演出队的汽车。这个时候也没有回城的公交车了，吕展就用自己手表抵押，跟乡亲们借了一辆自行车，载着苏丽娟往回走。吕展喜欢苏丽娟，再长的路也不觉得累，骑到学校宿舍楼下时，他已是满头大汗。这个时候，不远处飘来烤红薯的香味，让他们顿感饥肠辘辘。吕展拉着苏丽娟往烤红薯的小摊走去，他花两块钱买了两个烤红薯，递给苏丽娟一个，笑了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只能请你吃烤红薯了。”苏丽娟接过烤红薯，脸一下子红了。吕展鼓足了勇气说：“你真漂亮，自从入学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心里就放不下你了。”苏丽娟慌乱地看了吕展一眼，没有说话，转身往楼上跑去。后来，有人逗吕展说：“吕展用一个烤红薯就追到了爱妻。”苏丽娟的父亲是省城第二医院院长，五年前退休了。吕展和苏丽娟大学毕业的时候，苏院长正是呼风唤雨，把他们两人留在了省城。吕展是张家口坝上草原的人，家境贫寒，却有着满身的志气，探究原因，吕展的老爸吕先富是个普通牧